

热历史

古代的录取通知

录取通知

□李开周

嘉庆年间，满洲镶黄旗青年完颜麟庆离开父亲的任职地，到北京顺天府考举人。考完试，他没走，像别的考生一样，在旅店里苦等，等待官府放榜。

放榜那天，完颜麟庆让旅店老板帮他雇了一辆马车，带上书童阿升，坐着车去看榜。马车很颠簸，完颜麟庆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：榜单上有没有我的名字呢？如果有，那真比中奖都开心；万一没有呢？我怎么有脸回去见父亲大人？怎么有脸回去见少年玩伴？过去10年的寒窗苦读岂不是等于白费工夫？

那时候才凌晨五点，天还没有大亮，京城大街上已经川流不息，好多跟完颜麟庆一样去看榜的书生，有的步行，有的骑马，有的乘坐马车。完颜麟庆眼尖，他突然瞧见对面跑来一个差役，左手打着一面红旗，右手高高举着一张横窄竖长的大红帖子，那帖子被晨风吹得呼啦作响，帖头隐约可见“完颜”两个字。完颜麟庆从马车上一跃而下，迎头抱住那个差役，急切地问道：“你是报录的报子对不对？这张报帖上的新举人姓完颜对不对？”没等人家回答，他一把抢过那张帖子，抻开一瞧，乐得大声读了出来：

“捷报！贵府少老爷完颜，名麟庆，今科顺天府乡试中式第××名！预贺金殿联元及第！”

他兴奋地对报子说：“我就是完颜麟庆，你不用到我下处去了。阿升，快从包裹里取两串钱，给爷看赏！”

赏完报子，完颜麟庆让马车继续往前赶，赶到贡院门口，挤进人群仔细看榜，榜单上果然有他名字。他喜滋滋地掉头回旅店，给父亲和祖母各写了一份家书，报告自己中举的喜讯……

以上情节绝非杜撰，它出自完颜麟庆的自传体著作《鸿雪因缘图记》，非常真实地描写了清朝举子看

榜和差役送报帖的情形。在科举领域，报帖又名“捷报”，相当于现在的录取通知书。

古代也有录取通知书吗？当然。宋人笔记《云麓漫钞》第二卷记载：“国初，循唐制，进士登第者，主文以黄花笺，长五寸许，阔半之，书其姓名，花押其下，护以大帖，又书姓名于帖面，而谓之榜帖。”宋朝初年，进士登科，朝廷用精美的黄纸制作录取通知，长五寸，宽两寸半，上填考生姓名，下有考官签名。填好以后，用一个稍大的纸袋装起来，纸袋上面也填写考生的姓名。这样的录取通知，在宋朝叫作“榜帖”。

如今网上流传一些文章，说唐朝就有录取通知书，名曰“泥金帖子”。实际上，泥金帖子并非官府签发的录取通知，而是考生在金榜题名以后，写给家人的报喜家信。当时流行用油漆或胶水调和金粉，在纸张上写出闪闪的文字，显得气派和喜庆，故得名“泥金帖子”。如果硬把这样的家信理解成录取通知，未免有点儿牵强附会。

唐朝有没有录取通知书？应该没有，至少文献里不见记载。真正的录取通知极可能是从北宋初年才开始出现的，而且只出现几十年时间，就被朝廷主动取消了。为什么要取消呢？主要是为了省事。古代的官邮系统效率低下，任务繁重，仅仅是寄送公文和军事消息，就搞得差役和临近百姓苦不堪言，再为每一个中榜考生投递录取通知的话，负担自然更重。从实用角度讲，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——古代交通落后，考生考完试反正又不会马上回乡，反正会在放榜那天去看成绩，朝廷何必再费劲寄什么录取通知呢？

在《过一场风雅的宋朝生活》一书中写过宋朝新科进士之间盛行的一种习俗：在公布榜单之后，这些进士都忙得很，忙着聚会、交换联系方式、刻印《登科小录》。啥是《登科小录》？就是这帮新进士的同学录，上面印着他们所有人的名字、名次、年龄和籍贯，批量印刷，人手一本。

新科进士拿到《登科小录》，会与报喜的信笺一起寄到家里。不严格地说，这份《登科小录》也算是录取通知，进士们自己印的录取通知。

在南宋大臣洪迈和另一个大臣周必大家里，都藏有北宋时期的《登科小录》，其中周必大收藏的一本《登科小录》封面上还粘了一份榜帖，也就是前面说的由北宋朝廷印发的录取通知书。周必大认为，那是考生粘上去的，将朝廷的录取通知和进士同年的同学录一起寄给家人，家人将它们珍而重之地收藏起来，世代相传，激励子孙。

周必大也是进士出身，但他中进士时可没有收到过朝廷签发的录取通知。如前所述，录取通知在北宋前期昙花一现，到周必大那个时代，已经消失了两百年左右。好在南宋闲人不少，有人专门给考生印发和寄送录取通知，以便得到赏钱。《梦粱录》第二卷《荫补未仕官人赴铨》记载：“盖临安輶轂之下，中榜多是府第子弟，报榜之徒，皆是百司衙兵，谓之‘喜虫儿’。”进士榜单刚一公布，就有人赶制出类似录取通知的喜报，分送到考生住处，称为“报榜”。报榜人都是俸禄低微或没有俸禄的衙役，他们报榜讨赏，无孔不入，人称“喜虫儿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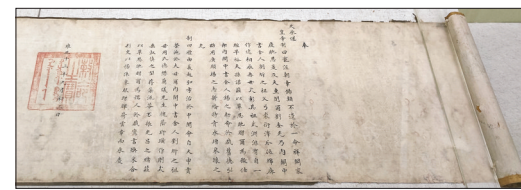
“喜虫儿”没有工资，为了及时获得考生的录取信息，他们要向考官行贿，要出钱刻版，要请抄写员誊录考生姓名，还要骑上快马满城分送，甚至跑百十里路送到外地，付出如此巨大，无非是为了多赚赏钱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内部竞争也非常激烈，每科进士得中者最多几百人，而分送喜报的“喜虫儿”却可能多达上千人，谁消息灵通，谁的腿快，谁就能抢到活儿，否则很可能血本无归。

由此可见，古代的录取通知书并不仅仅是一张纸，还是一门生意。

（《南方周末》）

史海钩沉

古代的圣旨



▲清代圣旨（盐湖区博物馆藏） 记者 刘亚 摄

□杨博

圣旨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下的命令或发表的言论。圣旨的颜色也并非只有黄色一种。清朝时，给五品以上官员的圣旨颜色有三色、五色和七色的；给五品以下的一般为单一的纯白色。级别越高，颜色就越多，最高等的是七色圣旨。圣旨是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，其轴柄质地按官员品级不同，严格区别：一品为玉轴，二品为黑犀牛角轴，三品为贴金轴，四品和五品为黑牛角轴，六品及以下全为乌木轴。

最初出现圣旨的时候，并不是“奉天承运”这样的格式。在魏晋时期，圣旨开篇为“应天顺时，受兹明命”，表达了皇帝旨意为上天之意的代言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将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”搬上圣旨的第一人，这是一种对皇权的霸气宣告。

圣旨必须使用正体书法，而且要百无一错，古代时候没有涂改液，更不能撕了重写。实际上，有三种身份的人可以写圣旨，一种是皇帝本人的御笔亲书，第二种是翰林院官员，第三种是皇帝的老师或大书法家代书。这些人不但字要写得好，而且没错字、错句。因此，在圣旨上可以看见官方正体书法的“规矩”之美，文辞严谨，书法端正。

圣旨的材料非同寻常，都是用上好蚕丝织成的绫锦织品。这种织品多为贡品，产量低，极其难得。圣旨两端则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，布料上也会布满祥云图案，就像今天的防伪水印一样。

（《沈阳日报》）

生活史

古代葫芦用途广



▲运城葫芦工艺品 记者 刘亚 摄

□傅维康

葫芦为葫芦科一年生攀援草本，自古以来常被称为壶芦、壶芦。古代文献写到的瓠（音同“葫”）、匏（音同“袍”），也多是指葫芦，比如元代农学家王祯《农书》高度赞赏的匏就是葫芦，书中写道：“匏之为用甚广，大者可煮作素羹，可和肉煮作荤羹，可蜜煎作果，可削条为干。”

中国先民摘食鲜嫩葫芦，逐渐发现葫芦果实、果皮、叶、花、种子对人体有保健医疗功用，中医学将其功效概括为清热、生津、止渴、润喉、利尿、消肿、散结、通便、养颜等。

葫芦不仅可供于人类蔬食和药用，还和中华民族文化与民俗有着密切关联。葫芦外形似大小两圆球天然相叠，给人们以美、和谐、圆满的感受。加之葫芦谐音“福禄”“护禄”，为企望富贵、幸福，有的人家特在厅堂、房室里摆放植物葫芦或人工制作的葫芦。中国历代，人们创造了葫芦造型的剪纸、绘画及制作各种工艺品，形式丰富多彩。

古人将老熟葫芦剖为两半，清除瓤和籽之后，成为瓢，也称盥（音同“锦”），可用于舀水或盛酒饮。中国古代，有些人家为子女等晚辈举行结婚仪式时，给新婚夫妇各执一盛有酒的瓢（盥），让他俩各自把酒同时饮完，称为“合盥”。两千年前，《礼记·昏义》记述了合盥仪式（昏，古代也指结婚；义，仪的古字；昏义即婚仪）。

老熟干燥的葫芦，体轻，能浮于水面，中国古人利用葫芦此特点，将多个老熟干燥的葫芦绑于人体腰部周围，能涉水安渡江河。（《中医药文化》杂志）

文史漫步

辉煌年代的骑兵

在人类历史上，骑兵创造了一个个传奇：

公元200年，在官渡之战中，曹操亲率以骑兵为主的5000人，乘夜入袁绍占区，烧毁袁绍屯粮的鸟巢，从而扭转战局，大败袁军，成为北中国霸主；

公元817年，唐中兴名将李愬，率领骑兵顶风冒雪，“疾驰百二十里”，夜袭蔡州，生擒叛乱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，“雪夜入蔡州”一举奠定了大唐的“元和中兴”；

公元1171年，在中东蒙古萨，年仅16岁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用不足500名骑士及3000步兵，大败率领着精锐马木留克军团的穆斯林英雄萨拉丁，歼敌人数竟达30000之多；

公元1560年，日本战国时代的军神上杉谦信，在出阵关东之时，面对小田原北条氏的三万五千大军，亲自率二十三骑冲阵，北条军竟然望风披靡，全军溃败……

传奇中的传奇，无疑是在十三世纪横行世界的蒙古铁骑。军事家成吉思汗，将骑兵战术发挥到了极

致，“百骑环绕，可裹万众；千骑分张，可盈百里”，坚韧强悍的战力加上神鬼莫测的谋略，让蒙古骑兵成为当时几乎所有国家的噩梦。南宋时期的徐霆对蒙古军闪电般的战术用“来如天坠，去如电逝”来形容，而欧洲人描述道：“起初，只是地平线上三三两两的黑点，但瞬间，他们已经如黑色的旋风般呼啸冲到你的眼前了。”从斡难河开始，帝国铁蹄相



▲古代骑兵陶俑 记者 刘亚 摄